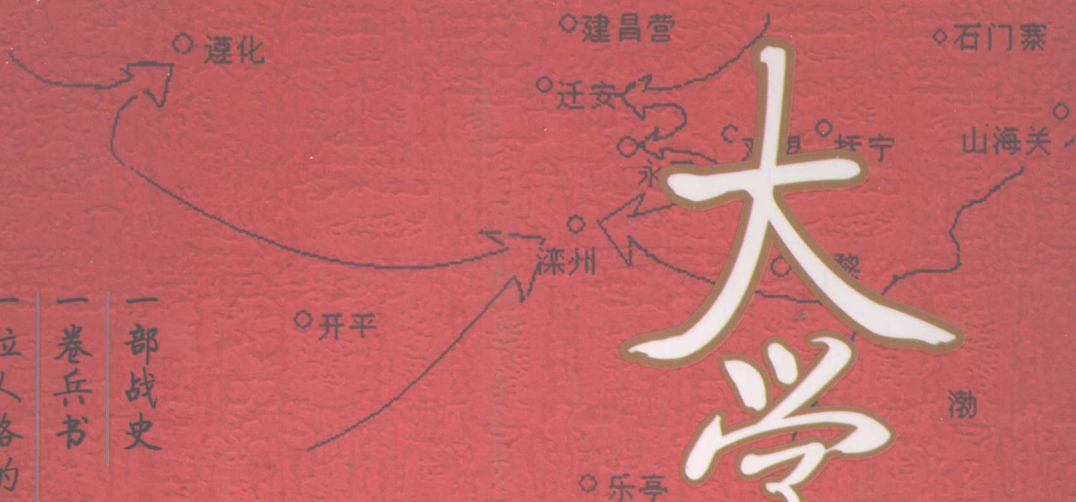




大学士孙承宗

杨延欣 ◆ 著 上卷

一部战史
一卷兵书
一位人格的楷模
一段明末腐朽王朝的衰败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公铁面剑眉，须发戟张，声如鼓钟，殷动墙壁。方严果毅，
嶷断如山。开诚坦中，谈笑风发。望而知其人为伟人长德。

——钱谦益

孙承宗（1563—1638年），字稚绳，号恺阳，河北高阳人，是明末最重要的军事领袖。在明与后金作战连遭败绩、边防形势危如累卵的情况下，他以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身份亲临山海关督师，栉风沐雨，惨淡经营将近四年，力挽狂澜于既倒，招募组训了十几万辽军，选拔培养了如马世龙、袁崇焕等一批文武将领，恢复失地四百余里，修筑大城九座，小城堡四十余座，屯田五千多顷，安置战争难民近百万，逼迫努尔哈赤后退七百里，营造了一条令后金望而生畏的关宁防线，为后来的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奠定了基础。在关宁期间，他制定了以辽土养辽民、以辽民守辽土的基本方针和稳固防守、逐步前进、渐图恢复的基本战略，使明军逐步从守势转为攻势，从被动转为主动。他还创造性地将战车、舰船和火器结合在一起，创建了以热兵器为主要杀伤手段的十二车营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以火器为主要装备的海军，还组建了从海上登陆作战的两栖部队，并撰写了专门论述火器车战战术技术的军事著作《车营百八叩》。由于魏忠贤专权，孙承宗被排挤去职。崇祯元年，皇太极绕过关宁防线，进入长城以内，京师告急。又是在危殆时刻，孙承宗蒙诏起用，起家陞见，议守京师，出镇通州，在袁崇焕被捕之后，独立承担了击退后金的重任。他调度援军，追还溃将，重镇山海，袭扰敌后，迫敌出塞。又运转帷幄，从容指顾，收复四镇，再整关宁。却又遭权臣掣肘，告老回家。崇祯十一年十月，多尔袞又一次率军侵犯畿南，进攻高阳。孙承宗以七十六岁高龄，率领全家及高阳民众奋起抵抗，城破被执，英勇不屈，骂敌自尽，子孙十七人奋战殉国，全家老小四十人遇难，慷慨悲歌响彻燕赵，人格气节辉映中华。孙承宗既是一位军事家，又是一位教育家、学者和诗人，他在方志学方面也造诣颇深，他的诗词创作气魄恢弘，雄奇豪放，风格直追稼轩气象，是著名的边塞和英烈诗人。

ISBN 7-5087-1098-3



9 787508 710983 >

ISBN 7-5087-1098-3

定价：68.00元（上、下卷）

大学士孙承宗

上 卷

杨延欣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士孙承宗/杨延欣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6. 8

ISBN 7 - 5087 - 1098 - 3

I. 大... II. 杨... III. 孙承宗(1563 ~ 1638) 一生平事迹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0739 号

书 名: 大学士孙承宗(上、下卷)

著 者: 杨延欣

责任编辑: 尤永弘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电传: 66051713

邮购电话: 66060275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保定市恒艺印务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印 张: 47.5

字 数: 89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上、下卷)

目 录

第 一 章	书剑山川	周行边垒		(1)
第 二 章	萍末风声	十年翰林		(22)
第 三 章	挺击怪案	初陷抚顺		(40)
第 四 章	高阳治水	四路丧师		(49)
第 五 章	廷弼出辽	神宗遗诏		(69)
第 六 章	蒲河交兵	皇帝讲官		(89)
第 七 章	辽沈沦陷	会极荐贤		(96)
第 八 章	武备奇书	广宁溃败		(115)
第 九 章	承宗入阁	振刷朝风		(141)
第 十 章	客魏发端	重提三案		(155)
第 十 一 章	关东义民	宫禁内操		(173)
第 十 二 章	木匠皇帝	议筑重关		(186)
第 十 三 章	出关阅视	决计督师		(195)
第 十 四 章	上林水阵	关门视事		(232)
第 十 五 章	旋台霜宴	招兵选将		(240)
第 十 六 章	魏阉弄权	更换大帅		(250)
第 十 七 章	佞臣入阁	石门题诗		(266)
第 十 八 章	中使观兵	视察宁远		(279)
第 十 九 章	安定西部	一柄三操		(288)
第 二 十 章	初弹魏阉	皇后张嫣		(300)
第 二 十 一 章	客魏论道	决守宁远		(311)
第 二 十 二 章	椒宫危难	组练车营		(324)

第二十三章	王楹遇害	权阉庆寿	(344)
第二十四章	弹劾马帅	涿州进香	(358)
第二十五章	杨涟上疏	组建水师	(372)
第二十六章	首辅去职	小人投靠	(387)
第二十七章	大军巡辽	阉党专权	(399)
第二十八章	承宗回京	部署车营	(406)
第二十九章	简汰清饷	东林惨祸	(424)
第三十章	议取盖州	承宗离关	(433)
第三十一章	废后阴谋	回归故里	(448)
第三十二章	三朝要典	宁远大捷	(456)
第三十三章	七君遇难	西园种瓜	(474)
第三十四章	生祠风波	皇后论词	(492)
第三十五章	寿堂惊魄	宁锦再捷	(504)
第三十六章	罢免崇焕	熹宗驾崩	(514)
第三十七章	客魏覆亡	平台召对	(524)
第三十八章	高阳过年	枢辅蒙冤	(538)
第三十九章	后金入关	英雄喋血	(551)
第四十章	起家陛见	夜半巡城	(558)
第四十一章	急赴通州	两门之战	(570)
第四十二章	反间奇谋	追还大寿	(580)
第四十三章	满桂殉国	出海牵制	(596)
第四十四章	兴祚捐躯	祖帅回关	(602)
第四十五章	收复四镇	寸磔督师	(615)
第四十六章	再整雄关	东巡西阅	(639)
第四十七章	凌河筑城	长山之战	(650)
第四十八章	承宗回籍	古稀祝寿	(666)
第四十九章	携游大淀	高阳著书	(674)
第五十章	论知论任	善继殉城	(690)
第五十一章	承宗哭灵	丁丑狱案	(704)
第五十二章	高苑侍圃	元仪劝师	(712)
第五十三章	清军入塞	满门忠烈	(722)
孙承宗生平大事记			(742)
后记			(746)

第一章 书剑山川 周行边垒

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孙承宗(字稚绳,号恺阳)已经三十七岁了。

这正是男子汉最辉煌的岁数。孙承宗长得也真对得起这个朝气蓬勃而又成熟练达的年龄。他将近六尺高的身躯,胸阔肩宽,高大魁伟。两道浓浓的眉毛,略为深陷的眼睛,正直的鼻梁,略显宽厚的嘴巴,显出刚毅与沉稳。最引人注目的是生了一部十分漂亮的连鬓胡子,粗硬的胡须从嘴唇、下颚、两颊向四外乍开,疏疏朗朗,八面威风。《明史》描述他的相貌是“貌奇伟,须髯戟张。与人言,声殷墙壁”。

孙承宗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正走在一条依山傍水的山路上。他忽而挥扬马鞭快速驰骋,忽而信马由缰缓步徐行,也有时跳下马鞍,饮几口路旁的山泉,有时,更兴致勃勃地观赏起山脚溪边的景色来。

他身上穿着一袭青布长衫,圆领口,袖长过手,这是当时儒士、生员平时穿的常服。孙承宗十七岁就考中了举人,名列第一,三十一岁又被选入京师国子监进修,如今已经是畿南名士。今天为了骑马方便,他把长衫的下摆提起来掖到束腰的裙襖上,袖子也挽到露出双手。他头上戴了一顶遮阳软帽,帽顶上缀着一球巍巍颤动的红缨。

这只红缨是他的爱妻王棉在打点行装时新缝上的,用细丝线扎成,远远看去,像头顶燃着一团火。孙承宗早在十八岁就已成婚,如今已经是两个儿子的父亲了。

孙承宗斜背着一个不大的包袱,腰间悬着一把宝剑,垂洒着红色的剑穗。这把宝剑是他的心爱之物,也是他防身的武器。孙承宗是个书生,但决不文弱。他从小就受家乡人尚武风习的熏陶,练得一身武功。十八般兵器都能拿得起,尤其对剑术格外精通。他这把宝剑是当朝大理寺右丞姜璧大人赠给他的,大约十年前,姜大人仰慕孙承宗的文才,特地邀请他去京师教授姜家子孙。他看到孙承宗文武全才,便赠送了这把宝剑。这把宝剑取名“秋吟”,一旦离匣出鞘,必有一声响亮,声音高亢而悠长,孙承宗爱不释手,终日把玩练习,身手益发了得。

孙承宗从他的家乡河北高阳出发,目的地是山西大同。途中要经过保定、满城、涞源、灵丘、浑源等地。他是去为新任大同巡抚房守士课授子弟的。

房守士是万历二十七年夏末带着家眷到任的。忙完了交接,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接连给保定府高阳县的举子孙承宗写信,恳请他到大同来为自己的两个儿子授课。万历二十年的时候,他还是易州兵备道,那时就请孙承宗教过自己的

孩子。他深为孙承宗的学问品行所倾倒,常常对自己的孩子们说:“孙先生首先是我的老师,然后才是你们的老师,你们可得好好跟着孙先生学。”房守士希望孙承宗再教孩子们一段时间。房守士还有一个想法,他想请孙承宗来大同,同时兼作自己的幕外参谋。房守士知道自己不是边才,得有个人帮帮自己。房守士的最后一封书信发出去也有十来天了,他天天盼着孙承宗早一点到来。

孙承宗接到房守士的书信,觉得盛情难却,便欣然前往。不过,他愿意赴大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是想借赴大同之机,多走点路,多看看山川景色,特别是多了解一些边疆军事。读万卷书,孙承宗做到了,行万里路,孙承宗还远远不够,他很希望能到边地去游历一番。所以他不雇车,不结伴,而是一个人,一骑马,一口剑,从平原走进了深山。

孙承宗非常喜爱游历,尤其偏爱山。可能是他的家乡是大平原而又多水的缘故吧。小时候,他在家乡只能见到远远的山,还得是天气晴朗,阳光照射角度合适才能看到。孩子们管那种时刻叫作“亮山”。从家乡高阳县西庄村他隐隐约约能看到两座山,一座山上有两个山峰,如同妇人的双乳,人们便叫它“妈妈山”,据说山顶有泉,真有乳汁流出来呢!另一座山在蓝天上勾勒出一条锯齿般起伏的曲线,那就是太行山脉有名的狼牙山。孙承宗从小看着这些影影绰绰的太行屏影,听大人们讲述有关山的种种奇闻,油然产生了一种对山的深深的向往。

但是,那时他还没有办法走到山跟前去。“望山跑死马”,得走多少路才能走进妈妈山、狼牙山呢?孙承宗没有办法,只能暂时把进山去游历的愿望封存起来。然而他还是要游历,要走路,他就从游历本乡本土开始。

高阳县城他早就非常熟悉了。孙承宗的家乡距县城只有二里地。出了北城门往安州的大道上第一个村就是西庄,就是孙承宗祖辈居住的地方。孙承宗最想看的不是高阳县城,因为这座县城是洪武年间才迁建过来的。他最想看的是高阳旧城。旧城才有古高阳氏颡项的古墓,旧城才是那个北宋杨六郎把守三关口的“高阳关”。^①旧城才有北宋将领曾布修过的高阳台。曾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这弟兄二人,一文一武,相映生辉,真是令人仰慕。

旧城距新县城仅二十多里路,一天下午孙承宗连走带跑,一个时辰就走到了。他看着这座被洪水冲没过的破破烂烂的土城,不禁感慨唏嘘。那圆不圆方不方矮矮的土丘,就是鼎鼎有名的高阳台吗?杨延昭、曾布就是站在这座高台上调兵遣将与辽国军队作战的吗?当年那把北宋江山搅扰得天翻地覆的辽国,那位风流倜傥的女皇帝萧银宗哪里去了呢?辽被金灭了,金又被蒙古人灭了,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又被今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灭了。那些被灭的辽人、金人、蒙古人如今都在哪里呢?听说蒙古人瓦剌也先曾在正统年间兵犯大同,在怀来土木堡俘虏过本朝英

^① 三关:高阳关、瓦桥关(今雄县)、益津关(今霸州市)。

宗皇帝。嘉靖年间俺答大军曾经一直打到北京。还听说金人后裔在东北也渐渐强盛起来,国家的北部边境会不会再出现危机?孙承宗往复留连,不觉天色已晚,他登上高阳台废墟,望着东天正升起的一轮皎月,即兴赋诗一首:

高阳台迥月如华,省识当年上将牙。
地坼台空人世老,夜深古月满溪花。

孙承宗还到过高阳城西的“高节书院”去拜谒“鲁先生墓”。鲁先生墓是战国时期齐国高士鲁仲连之墓。墓旁修有鲁先生祠,高节书院就是为鲁仲连不惧强暴义不帝秦之高贵气节而修建且命名的。孙承宗从鲁先生祠回到家里。打开《史记》,翻到《鲁仲连邹阳列传》,放声朗读起来:“鲁仲连者,齐人也。好奇伟倜傥之划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游于赵……”

许久,妻子王棉走过来嗔斥道:“你疯了,那么大声!”

承宗故意不理睬,愈加高声朗读。

孙承宗摇着头,感慨地对妻子说:“你听听,你听听啊,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夫人夫人,我孙承宗要做鲁仲连也!”

王棉哂笑道:“谁知道你要做谁?前天我翻看你说的读史摘记,与高阳相关的人物都被你记下来了。有康保裔,有李重贵,有杨延昭,一百多个,都想做,你能做得过来吗?”孙承宗哈哈笑道:“做一个就是做多个,做多个也只是做一个,怎么说做不过来呢?夫人夫人,这你就问错了!”

孙承宗还实地考察了高阳的水患。他沿着平行穿越高阳的潞龙河、土尾河和马家河(今称孝义河)三条河流的防洪大堤分别走了一遍。西庄村东边不远,就是为防止马家河和马棚淀水外溢而修建的大堤。孙承宗沿堤一直走到白洋淀重镇同口。站在堤上,他看着马棚淀一望无边的芦苇,又望着同口码头外烟波浩渺的淀水和如同云阵的船帆,深为家乡风光的美丽而震撼。他想,白洋淀就是缺山,要是淀边或者淀里头有一座突兀逶迤的山峦,那该是多么好的景致啊。有山有水才叫美满哪!孙承宗不禁回头往西望去。狼牙山的远影兀自峥嵘起伏着,好像想要对他说点什么。

“狼牙山,你过来就好了,你到白洋淀边来吧。”孙承宗从心里对狼牙山呼唤着。

现在,孙承宗真正第一次走进了大山,准确地说,这是他第二次进山。第一次是在易州为房守士教授子弟之时。那时他首度易水,瞻仰荆轲塔,登督亢坡,凭督亢亭赋诗:

白日翻风易水秋，满腔侠气淬吴钩。
夜来批得仇家骨，醉向垆头唱酒筹。

不过，易州城尚在太行山边缘，督亢坡也只是不高的小丘，荆轲塔建在矮矮的小山上。这一次，孙承宗真正走进了大山、深山，亲近了大山、深山。不知什么原因，他觉得非常感动，仿佛他与这些高大的山体曾经有过一种相约，有过一种默契，有某种心灵的相知相通。虽然是近四十的人了，他眼睛有点像孩子似的不够使，看各种形状的石头，看不同颜色的野花野草，看伟岸的古松和茂盛的灌木林，就像看自己久别重逢的朋友，那么亲热；又像是在镜子里观察欣赏自己，那样相熟。

今天是他远行的第二天，第一天他走了七十里路到保定府，过保定后宿在满城神星村。那个村庄有点讲究。村子西边，有两块高高矗立的石头，传说是从天上落下的星星，故村名为神星。神星村外，有一座张柔墓。张柔出生于定兴县，他本是汉族人，但当时定兴早已被金人占领多年，他便该是金国的汉人。他善骑射，有将才，官至金国骠骑将军。后来蒙古军队攻打金国，张柔率部迎敌，在狼牙山下大战，结果马失前蹄跌下坐骑被俘。成吉思汗铁木真的三子窝阔台爱张柔之才，劝张柔投降。后张柔随窝阔台、忽必烈等转战中原，先灭金，后灭宋，官至太师，上柱国，封蔡国公。张柔镇守保定（当时称保州）期间，重建了毁于战火的保定城，著名的莲池书院即为张柔所建，连元大都宫城亦为张柔规划建造。今天早晨孙承宗去浏览张柔墓，看到古柏成荫，浓密遮天，石雕石刻甚多：碑撰铭勒，龙蟠云飞，石虎石象，龟兽丛集，文侍武卫，人马林立。但大都埋弃遗失，仅余缺头断臂之碎石滚砾。孙承宗觉得张柔虽在重建保定府、规划元大都城等事业上很有作为，但毕竟曾失节于敌，因此为人不足为训。便不多停留，遂踏上旅程。

现在，他已经走了将近三个时辰。太阳已经西偏，尽管时令已届深秋季节，秋风萧瑟，天气渐渐寒冷，孙承宗还是觉得热了。正好高坡上有一株青松如盖，他便牵着马登上高坡，把马拴在松树上，把身上的包袱解下，遮阳帽摘去，裾襖也松开，坐到树下一块巨石上休息打尖。孙承宗的包袱里有五个烧饼，这种烧饼是用吊炉烤的，两面焦，一面还粘满了芝麻。烧饼一边侧面用刀豁开，里面挺大的空膛里塞满了牛肉。孙承宗吃了两个烧饼，又到山路旁的溪流里掬了几口水喝，又将马也拉下溪边饮水。他吃饱喝足，倒觉得有点累乏了，便斜靠在松树旁，合上了眼睛。打算略微养一养神，接着赶路。

在迷迷糊糊之中，孙承宗忽然想起，出门之时，妻子嘱咐过他，深山里头不但强人出没，而且狼虫虎豹很多，万万不可大意。想到这里，他便不敢再睡，匆匆起身，踏蹬上马，继续赶路。这时天色渐渐暗下来，因为前面还见不到借宿的村庄。

他赶紧加快了脚步。

“先生慢走。”孙承宗觉得有人在呼唤他，转过山弯——

他这才发现，两个十三四岁的男童恭恭敬敬站立在路旁，都是道士打扮，朝天髻，灰道衫，长布袜，山鞞鞋，生得疏眉朗目，面白唇红。

两位小道童深深施礼，轻声问道：“先生可是从高阳来的孙先生？”

孙承宗站起来，大惑不解，一边还礼，一边问道：“两位小师父，如何认识孙某？”

道童道：“我们是奉师父之命，专来迎候孙先生的，请随我们来就是。”

“你们师父是……”

“先生见了就知道了。”

孙承宗看到天色将晚，虽有满心疑惑，却也想探知内中蹊跷，便随了两位道童而去。

前行不远大道旁边有一条窄窄的山沟。从沟里有一道山溪缓缓流出，漫过山道跌入河中。他们沿着山溪进入沟内，转过一道山嘴，再往前走，便看到一片较为开阔的平川。平川一侧坐落着三五家石板民居。于是鸡惊犬吠之声顿起，有几个山民出来观望。他们并不进村，只沿着山路从村后绕过，向上攀登。工夫不大，便觉得花草茂密，林木繁盛起来。古柏苍松，黄栌红枫，把山沟两侧装点得苍绿斑驳。又行不多时，见半山腰间有一座小小道观。走近看时，见门额上题有“曹仙观”三字。

早见一位道长趋出门外。那道长戴紫阳巾，着青道袍。走近看时，见他须发皆花白，大约有五十多岁年纪，但面色红润，目光奕奕有神，行动敏捷利落，手执牛尾拂尘，自有超凡脱俗之气韵。

道长近前，施礼毕，遂执承宗之手，说道：“先生一路走得辛苦，贫道迎候多时，只是道观窄憋，委屈先生了。”

承宗连忙答礼，遂问道：“道长尊讳是……”

道长说：“贫道姓许，俗名许纯祖，号怀一真人。请里面说话。”

进入观内，道长将孙承宗引入一室，室内早已安排了床铺桌椅，打扫得洁净无尘。两位道童已经安顿好承宗的马匹，又在忙前忙后，帮助承宗打水洗脸。收拾妥当，道长方再走进来落座。

道长说：“此地已属易州地界，东为满城，南为唐县。这儿算是易州最南端了。延请先生的房巡抚房守士大人曾为易州道，与我家是世交。所以早有书信吩咐过我，途中接待照顾先生。道童当路迎候已经两天了。今日有幸接到先生，得以认识先生，真是贫道的幸事。”

承宗听了，忽然想起，前几年自己在易州为房守士课授子弟时，听房守士提起过，他家有一世交，乃京师人士，姓许，祖上乃是嘉靖年皇宫太医院首席御医许绅。

嘉靖二十年，有个宫女名叫杨金英，因不堪皇帝凌辱，带了十几个宫女，在宫中谋杀皇帝，乘嘉靖皇帝不备，竟用丝帛将嘉靖勒住，直到皇帝断气。被发现后，杨金英等被捉住凌迟处死。为挽救奄奄一息的嘉靖性命，许绅只得调剂猛药灌下，过了三个多时辰皇帝才有了呼吸和脉搏，死而复生，吐血数升后开始说话。为感谢许绅救驾之功，嘉靖帝加许绅太子太保，领礼部尚书衔。但是，过了不久，许绅就因惊吓致病，因为他心里明白，自己一剂药下去，倘若皇上活不过来，自己也必死无疑。许绅的病因为是精神因素所致，无药可医，不久弃世。临终，许绅遗言：许家子孙，万世不侍皇家，不入官宦。后其子孙遂远离京师，遁入易州山野。没准这许道长就是房守士说的许绅后人。想到这里，孙承宗连忙站起身来，问道：

“许道长莫不就是嘉靖爷许太医之后？如此承宗久闻久仰了！”

许道长说：“许太医正是家祖。我爷爷去世之后，全家避入易州。好在易州有佳山胜水，父亲叔父均靠家传行医，倒也自在。只是我从小读书，好老庄之学，遂出家为道，在曹仙观修行已经有四十年了。”

承宗赞道：“曹仙观真是好地方，来的路上，霜叶青松互映，鸟唱泉响相和，真乃养真修性之福地。”

许纯祖说：“先生有所不知。这地方的妙处不仅在于其山光水色，而且聚集着一股仙家之气。”许道长拉住承宗的手道：“请随我来看。”

承宗随许道长进入道观正堂。不过几十步，见正堂奥深处有洞，洞口顶额，赫然题写着“曹仙洞”三个大字。原来是殿洞相连，外殿内洞建制。进入洞中，只见松照白蜡，烛光悠悠，青烟缭绕，异香沁腑。洞之深处，曲曲折折，忽高忽矮，忽阔忽窄，钟乳石笋，密生如林。烛照不及处，伸手不见五指，只觉得凉气凛冽，凄神寒骨。行不到半里。许道长乃止，道：“内里崎岖，不进也罢。”遂领承宗复出。许道长说：“此洞名曹仙洞，据传乃八仙之一曹国舅修道成仙之处。曹国舅本是宋朝开国功臣灵寿人曹彬之孙，曹彬封为韩王，其孙女为慈圣光献皇后，曹国舅本名曹佾，是皇后的弟弟。皇后薨，曹佾即隐于此洞，精思慕道，后得遇汉钟离、吕洞宾。吕洞宾问：‘闻子修养，所养何物？’曹国舅说：‘养道’。又问：‘道安在？’国舅指天。再问‘天安在？’国舅指心。这时汉钟离笑了说：‘心即天，天即道，却识本来面目矣！’于是国舅成仙，奏足八仙之数。在八仙中曹国舅出身最贵，却成仙最晚，因此排名最后。此洞正是认识本来面目的大好所在啊！”承宗听了不觉心中一动，于是点头称是。

二人出得洞来，再入承宗住室。两位小道童已经备好晚饭端来，不过是杂粮鲜菜，柿枣山果之类。道长特意取来一瓶自酿枣酒佐餐，承宗饮来，别有一番风味。

饭毕，小道童端上茶来。二人边啜边谈，话题不免谈到修齐治平、天下大势上

来。

许道长道：“贫道方外之人，本不当谈议世情国事。不过常听房大人赞叹孙先生志向远大，学识深博，故愿见教。”

孙承宗觉得自己在许道长面前算是后生晚辈，不可恣肆放任。连忙起身谦逊说：“学生……”

话未出口，早已被许道长站起按坐在椅子上，道：“你我之间，不要拘那些俗礼。坐下说，坐下说随便。”

承宗见许道长态度恳切，知道是那种可以掏心换肺的豪士。乃从容道：“学生家道寒微，世代为农。深知农家之苦辛。故里高阳，土地瘠薄，水旱交年，农民往往半年糠菜，半载鱼虾，逃荒讨饭，做长工打短工的多有人在。农人艰苦，其源有二：一是租重税高；二是官贪吏鄙。嘉靖年间，百姓民谣‘嘉靖嘉靖，家家干净’，生民已不堪重负。当今万岁继位之初，有内阁贤臣张居正鼎力辅佐，实行‘一条鞭法’，赋役合并纳银，减轻了农民负担；又重新丈量土地，使官吏豪强瞒地逃税之弊得以解决。一时国富民殷，百姓日子大有好转。有此善政，居正实为有功之臣。可是好景不长，张居正死后，又恢复原样。如今庄稼人要负担夏税、秋粮、马草、马价、驿道工科、草料这六项‘正供’，还要负担银差、听差、特支、力差、额支、杂支六项‘杂办’，这还不算没地的人还得向人家交租子，还有这几年的各种‘加派’，庄稼人的日子是越过越难哪！人们不能不怀念万历初年张居正当首辅的年头。”

许道长插话说：“不惟张居正。当时皇上亦是年盛有为，自励自奋。你听说过皇上自书十二事于座右自警否？”

不待承宗作答，道长自答道：“十二事者，一曰谨天戒，二曰任贤能，三曰亲贤臣，四曰远嬖佞，五曰明赏罚，六曰谨出入，七曰慎起居，八曰节饮食，九曰收放心，十曰存敬畏，十一曰纳忠言，十二曰节财用。此十二事，真明君之道也。”

承宗叹道：“唐魏征谏太宗渐十不克终，真正是始易终难啊。张居正一死，皇上一改前辙，新法尽废。万历十一年，追夺张居正官阶，十二年抄没张居正家产，家人发配戍边。从此，皇上与从前判若两人，十二事怕是早已忘怀了。”

道长说：“张居正才足以治国，然德不足以立身。其为政勤且善，其为人贪而狡。其法是好法，却受了他人品不好的牵连。看来修齐治平，还是要以诚意正心修身为根本，张居正心身不正，其‘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不过是沙上建塔而已。”

承宗道：“吾人为居正可发一叹。吾人亦为吾皇万岁可发一惜！本来好好的中兴圣主，怎么就幡然改变了呢？”

道长笑道：“先生有所不知，今上初登大宝，只有十岁。除了顾命大臣张居正等人之外，其母慈圣皇太后亦对皇上要求甚严，秉笔太监冯保亦是内臣中少有的贤公。皇上如同一匹骛马，有贤母导，贤臣佐，贤侍伺，自不会脱出大格。今慈圣皇太后已薨，张居正已死，冯保被谪抄家，皇上正当壮岁，君临天下，惟我独尊，笼

头乍解，岂有不恣肆妄行之理？”

承宗问道：“民间传说，皇上已经好多年不上朝了。莫非真有此事？”

许道长道：“皇上从万历十四年就不上朝了。岂止不上朝，连书也不念，日讲也不听了。还有，太庙祭祖的仪式，每年大年初一的朝贺、升授官员的面谢仪式全都传免或让别人替代。大臣们的奏章也看得很少，许多朝中大事废弛拖延。贫道虽已出世，但京华勋臣世交朋友尚多，民间所传的确不是空穴来风啊！”

承宗又问：“朝中大臣难道不谏？”

道长道：“不听。要么借口身体不适，要么把大臣奏折留中了事。万历十七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了一道《酒色财气四箴疏》说，我做京官一年多，只朝见万岁三次，此外是听说皇上身体不舒服，什么事都传免，一些重要仪式，都让官员代行。他告诫皇上‘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伐生’。皇上看后大怒，如不是内阁大臣们求情，雒于仁性命难保。”

承宗说：“万历初年皇上能自强自励，想必原是天纵英明的。如今怠于政事，或由无良臣辅佐也未可知，如得良臣才俊，未必不能重振雄风！”

道长抿嘴一笑，摇摇头，却说道：“诚能如此，是天下之福，万民之幸了！只是，”许道长捻着胡须，又沉吟道：“当今皇上不单是贪逸荒政，且贪财贪色，可谓‘三贪’。三贪不去，怕是不好改弦更张了。”

承宗不解道：“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皇上富有四海，如何还有贪财之说呢？”

道长笑道：“先生有所不知，按理说来，一国之君当以国为家，一人之私乃天下之公。小家小民，私大而公小，地位愈高则应私愈小而公愈大，至于天子，应大公无私，即公私合一也。今则不然。国家与皇家是两本账。两本账倒也无妨，反正都是皇上管着，只要先国家后皇家，大国家小皇家就不伤大局。如今的情况是皇上只顾皇家，不顾国家。皇家的钱叫‘内帑’，只要能增加皇家收入，皇上就不遗余力。至于国库空虚，户部紧张，皇上就不大管了。”

承宗道：“倘实如此，皇上岂不是由江山社稷之主变成皇上私家之主了么？”

道长说：“正是如此，此为当朝第一大弊也。弊到天下不安，民怨沸腾。”

承宗道：“有如此严重？”

道长说：“先生可曾听说过，前两年皇宫发大火的事？”

孙承宗：“听说过，据说万历二十四年，内廷两大宫乾清宫和坤宁宫发大火，第二年，外廷三大殿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又被焚毁，烧得好惨。”

道长说：“两场大火，本来是上天对皇上三贪的警告和惩戒，皇上却把它当成了给自己聚敛钱财的机会。万历二十四年七月，府军前卫副千户仲春上疏请开矿以助‘大工’。‘大工’就是重建乾清宫、坤宁宫的工程。皇上览奏，龙颜大悦，立即批准。紧接着派遣大批太监分赴全国各地，收敛矿税。收上来的银子直接进内

帑。先命太监王虎率户部郎中戴绍科、锦衣指挥张懋忠开赴京畿，又命太监鲁坤率锦衣指挥杨宗吾到汝南，再命陈增到山东，王忠到永平，田进到昌黎，张忠到山西，曹金到浙江，赵鉴到陕西。后来又派遣大批太监到各地征收榷税、盐税、采珠税、船运税、店铺税、瓷器税等等，一时太监们离京四出，海内一片哗然。

“皇上的这一决定一开始就遭到朝臣的反对，纷纷上言劝谏。大臣们列举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永乐十三年，太监王房等督使六千人在辽东黑山淘金，整整九十天，一共淘出八两金子；永乐十五年，皇帝命令内臣到广西南丹州开采金矿，用了一年多时间，采金仅九十六两，后来仔细一看，原来是锡；成化十年，在湖广宝庆府开金矿，一年内用工多达五十五万人，被水淹死的，被虎豹吃掉的不知有多少人，最后只得了三十五两黄金。全是劳民而不得财。皇上充耳不闻。给事中杨应文等上疏说，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命采矿，自十月至三十六年，委官四十余，防兵千一百八十人，约费三万余金，得矿银二万八千五百两，得不偿失。皇上不听。户部尚书杨俊民说：‘真、保、蓟、易、永平开矿，恐妨天寿山龙脉。’皇上说距离远，不妨事。任何劝谏都成了耳边风，皇上此时脑子里只有一样东西——钱。

“那些到各地去征税的太监们皆以皇差名义，职掌关防大印，所到之处，横征暴敛。地方官吏稍有微言，便以阻挠开矿之罪名弹劾。太监只要看上哪处好房好地，就说下面有矿，据为己有。中官还常常在当地雇佣一些泼皮无赖做打手，狐假虎威，肆行无忌。闹得各地民众怨声载道，沸反盈天。开矿收税助大工，使发生在宫中的大灾变演变成了祸害全国百姓的大灾难。先生你看是不是天下不安，民怨沸腾！”

承宗又问道：“这‘贪色’，又指何事？”

道长反问道：“你知道皇上长子今年多大了吗？”

承宗道：“听说已经十好几岁了。”

道长说：“皇长子生于万历十年，今年已经十七岁，但至今未被封为太子，你道为何？”

承宗摇头。许道长呷一口茶，从容说道：“先生当听说过，皇长子朱常洛乃是王恭妃所生，王恭妃原是李太后身边的一位宫女，皇上并不喜爱。皇上所宠爱的也不是当今皇后，王皇后虽然贤淑旷达，可惜从未生育。皇上所最宠爱的，乃是郑淑妃。郑淑妃虽然只比皇上小四岁，却生得既美丽动人又聪明伶俐。万历十四年郑淑妃生下皇子，排行第三，名叫常洵，深得万岁喜爱。按皇上的本意，最想立常洵为太子。只是这样做既不合祖宗的成法，又顾忌大臣们反对，再说皇长子常洛又老实本分，少有过错，找不出立他为太子的理由。从万历十四年以来，大臣们几乎没有一天不上疏要求早立太子，以定国本，结果不是被撤职，就是被充军。但还是有不少大臣不断地冒犯天颜，疏请立储。皇上无奈，只得寻找借口拖延。开始说‘少俟二三年举行’，后来说要‘待嫡’，又要搞什么‘三王并封’。那些不怕丢

官、不怕充军、不怕掉头的诤臣，再上奏章，据理力争。其中有个吏部员外郎叫顾宪成的最突出，上书大批皇上的‘待嫡’和‘三王并封’。皇上大怒，下令将顾宪成销籍，赶回老家去。

“顾宪成回到无锡老家，在宋代名儒杨时创立的‘东林书院’开馆讲学，一时朝野士人景从如云，他们研究学问，评量人物，议论朝政，被称作‘东林党’。另有一些追随皇上主张、反对东林政见的山东人、浙江人和湖广人则被称作‘齐党’、‘浙党’和‘楚党’，简称‘三党’。‘东林党’与‘三党’之间，为了立储和其他政务没完没了地争论，搞得皇上不胜其烦。

“十几年来，为了这件事朝中闹得纷纷扰扰。一是君臣不和。大臣们要立长子，皇上却意属三子，久拖不决。古人云‘君终无适子，其国可破也’，此事关系国本，事体重大。二是党争衅起。在朝在野的册立派与反对册立太子的大臣们互相攻讦，意气用事，党争重于国政，君臣不和，大臣们拉帮结派，国运如何可想而知。这两个不和都是由皇上弃王皇后之贤，好郑贵妃之色，听嬖幸之谗引起的。至于由此而发生的内宫中的明暗争斗，那就更叫人说不清了。”

孙承宗道：“还有一贪，贪逸。十几年来不上朝，国家大事得不到及时处理，事事相因，弊又生弊，可就积重难返了。”

许道长说：“甭说别的，就说吏治一项。如今从地方到朝廷，到处缺官，内阁大学士缺，六部尚书缺，御史给事中缺，各地布政使缺，连知州知县都不满员。一方面是缺官，另一方面是几千名历年考中的进士们空等着不给官做，你说这算什么事！国家大事如此，岂不令人担忧！”

孙承宗听完许道长这番议论，不禁深为国事民生忧虑。同时他又想到，俗话说家贫出孝子，国乱现忠臣，当此皇上暗蔽之时，正该有贤臣出来匡扶，方可补天于倾覆。自己从小饱读圣贤经史，十三岁应童子试，令郡守称奇，十七岁赴科试，中举人，名列第一，三十一岁又被选入京师国子监进修，三十二岁中顺天乡试第五。如今已经年近四十，却仍然是一介布衣书生。何时方能一展身手，为皇上分忧，为黎民效力呢？想到这里，承宗禁不住长叹了一口气，竟低头无语。

许道长见状，点头微笑说：“孙先生想必劳乏了，早点歇息吧。”说话间，早有道童端来洗脚水，承宗连忙起身道谢，遂将许道长送出门外。承宗仰望蓝天，只见一轮秋月疏朗，万点繁星闪烁，有山风从四围林间拂来，秋草石间，寒蛩声细。一丝秋凉，从头直达心底。承宗深深吸了几口新鲜空气，顿觉胸胆开张，不禁心中涌起李白《将进酒》中“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诗句，胸间充溢着阵阵豪情。

次日绝早，承宗起来，先取秋吟宝剑到庭院舞了一回，直到微汗津津，驱走晨秋的凉气，感到浑身通泰，才进屋洗漱。

用过早点，怀一真人过来，承宗便问起附近的山川形胜，打算顺路游览。许道

长说：“此地虽属易州，却是易州、满城、唐县、完县、涞源五县交界之处。由此往东，有狼牙山，孙先生已经走过了；由此往西，是大茂山。大茂山便是北岳恒山，当地百姓又称之为神仙山。西行不远便是倒马关，此关与易州紫荆关、阜平龙泉关、平定娘子关等均为口内太行雄关，设有巡检司。从倒马关向西南，翻过一道岭，便能望见北岳恒山了。只是，从北坡登恒山，山势陡峻，林深草密，豺狼出没，道路崎岖，不如从南坡或东面便当。东南两面远近进香还愿的人多，上下山都比较安全。”

孙承宗道：“学生读书，见《太平广记》记载说，唐朝士子段刼(huo)清虚慕道，天宝五年，他寻名山过魏郡，遇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雪眉霜须，貌如桃花，骑着一匹毛驴在市面上购买养生辟谷之物，猜想是位高人，便以珍果美饌、药食醇醪相邀。老人告诉段刼，自己姓孟名期思，居在恒山。段刼叩头诚祈，固请进山修行。老人见段刼心诚，便告诉他，要去恒山，须准备经受诸多艰苦，还须要得到耆宿老先生批准，段刼一一应承。当年八月，段刼辗转到达恒山脚下，在孟期思导引下登上恒山，见有一处悬崖飞瀑、良田瓦屋。室前庑下，有三二千卷古书，又有药材、醇酒、谷物等。六位先生居中修炼。经过六位先生审查之后，段刼才留了下来。又过了五天，孟期思才带领段刼去参见耆宿老先生。老先生常住西室石堂，堂向北开，直下临眺川谷。经过老先生批准，这才算让孟期思正式收段刼为徒。段刼专从孟先生学习《周易》，凡四年。只见到耆宿老先生出户五六次，老先生只在室内端坐绳床，正心禅视，动则三百二百日不出。段刼学易，占星布卦，言事若神。四年后出山，问起老先生的名讳。孟先生取过一本《晋书》，翻到《郗鉴传》，对段刼说，欲识老先生？即郗太尉也。段刼屈指算来，由晋至唐天宝年间，少说也有三百多年了，而郗鉴居然健在！如今恒山之上不知还有没有郗鉴当年修炼留下来的痕迹。”

怀一真人道：“贫道虽然上过恒山，却未听说郗鉴曾经在恒山修行的事。孙先生正好登山考察一番。”

孙承宗又问：“学生听说，有人主张将北岳恒山划归到山西浑源去，不知道长听说过没有？”

怀一真人说：“有这挡子事。弘治年间闹过一回，万历十四年又闹过一回，都没闹成。弘治那次，是兵部尚书马文升上疏皇上，说据《一统志》记载，北岳恒山在山西大同府浑源州南二十里。历代自舜时巡礼俱祀于此地。后来石敬瑭将此地割让给契丹，宋朝无力恢复，才改祭在曲阳县，我朝因循未改，今浑源州早归版图，应当还祀浑源。还说，本朝从南京迁都到了北京，而曲阳在京师之南，在京师之南祭祀北岳，颇悖情理。而浑源尚有故庙基址，修葺不难，故应改祀浑源州。马文升的奏疏被皇上批转到礼部，礼部尚书倪岳觉得事体重大，以为马文升的说法尚待斟酌。马文升乃是功勋重臣，素为倪岳所敬仰，倪岳便上疏皇上，虽不同意改祀浑